



گلستان سعدی

# 真境花园

全 译

(修订本)

(波斯)萨迪 著

杨万宝 译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

真境花園

# 真境花園

金 剛

（校訂本）

（校訂）伊藤 康

楊吉堂 編

中華書局出版

# 真境花园

全 译

(修订本)

(波斯)萨迪 著

杨万宝 译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真境花园/(波斯)萨迪著;杨万宝译.一修订本.  
银川:宁夏人民出版社,2003.1

ISBN 7-227-02017-7

I. 真... II. ①萨... ②杨... III. 散文诗—伊  
朗—中世纪 IV. 1373.2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77050 号

|         |          |
|---------|----------|
| 真 境 花 园 | (波斯)萨迪 著 |
| 全 译     | 杨万宝 译    |
| (修订本)   |          |

---

|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责任编辑 | 何克俭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封面设计 | 项玉杰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版式设计 | 大 炜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责任校对 | 杭 行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责任印制 | 来学军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出版发行 | 宁夏人民出版社                 |
| 地 址  | 银川市上海西路出版大厦             |
| 经 销  | 新华书店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 刷  | 宁夏北人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  |
| 开 本  | 787×960 1/32            |
| 印 张  | 10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字 数  | 200 千                   |
| 版 次  |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        |
| 印 次  | 2003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      |
| 印 数  | 5001-10150 册            |
| 书 号  | ISBN7-227-02017-7/I·570 |
| 定 价  | 13.50 元                 |

---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## 《真境花园全译》序

林 松

13 世纪初出生于伊朗南方文化名城设拉子的沙赫·穆斯列赫丁·阿布杜拉·萨迪<sup>①</sup>，是活跃于当时社会历史舞台，曾在亚、非广大地区漂流，阅历十分丰富的苏非主义著名学者，是被誉为“诗圣”的穆斯林文豪。

萨迪生于战乱不断、烽火连年、灾难频仍的岁月。诗人嗷嗷待哺、身在襁褓时，故乡便遭花刺子模人进犯，以后，蒙古骑兵又于 1219 年和 1256 年两次入侵伊朗，并建立了旭烈兀王朝（伊儿汗国）。他的青年时代，或者说前半生，基本上是在自己的国家、民族、故园多灾多难的深渊中，离乡背井，颠沛流离地度过的。四海为家的旅居生涯，使血气方刚、聪明好学、喜欢交游

① 关于萨迪的生卒年代，因各种出版物所说略有出入，如：约 1203 年～1292 年、1213 年～1291 年、1208 年～1292 年等等，因找不到两种以上说法相同者，故暂不在正文中标出。



的他，视野开阔，耳目一新。起先，他是在巴格达当时的穆斯林最高学府——巴扎米亚学院学习，但没等到毕业就离校他往。他曾对研究伊斯兰教苏非派哲学感兴趣，并有着深湛的造诣。在三十多年的游历中，他足迹遍布埃及、摩洛哥、埃塞俄比亚、叙利亚、印度与阿富汗等国的地方，据说还到过我国新疆的喀什噶尔。长期的漂游，使他能接触五光十色的社会，遍采四面八方的习俗，广交三教九流的朋友，饱尝千辛万苦的滋味，积累五车八斗的才识，生活体验越来越丰富，文化底蕴越积越深厚，对人生哲理的参悟，也越来越精辟。因此，他的作品，他的诗歌，题材广泛，内容新颖，品种繁多。约 1258 年，他返回故里，便潜心笔耕，先后著述达二十二种。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诗篇是《果园》和《蔷薇园》，深度、力度不同凡响，一经传世，就产生不胫而走、争相吟咏的轰动效应；七百多年来，不仅在中世纪波斯史上留下了辉煌灿烂、闪烁发光的精神财富，而且也给全世界、全人类文学宝库增添了独具风格、体例别致的珍贵遗产。

这本《真境花园》原书名为《古丽斯汤》(波斯语 **كلستان** Kolestān 的音译，亦有人译为“花园”、“玫瑰园”)，这是我国经堂大学教育采用

的必读教材。如果从经堂教育的创办者、普及推广者胡登洲(1522~1597)大师将它列为教材算起,迄今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。抗日战争时期,著名穆斯林前辈学者王静斋大阿訇,于1943年曾将它首次从波斯文译成中文,名为《真境花园》,在重庆《回教论坛》杂志连载,后来因该刊社址遭敌机轰炸而被迫停止,直到1947年4月,才由北平牛街清真书报社出版单行本。1958年,水建馥先生根据 E. B. Eastwick 氏英译本转译,题名《蔷薇园》,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北京发行。这一年,正值《古丽斯汤》成书700周年,世界和平理事会隆重纪念的四大文化名人中,就有萨迪。如果把这两个译本找来略加比较,你自然会发现不仅译笔风格各有特色,而且在内容繁简、结构以至次序编排上,也有出入差异,可能是所据原本不尽相同的缘故,更何况直译与转译、摘译与全译肯定会存在难以避免的歧解。现在,摆在读者面前的这个全译本,正是从波斯语原本最新翻译的,按顺序排列,是第三个译本,也是世纪之交迎接21世纪的最新译本。尽管在它之前已有两个译本传世,但新译本的出现,仍然有必要,决非多余之举。因为转译本毕竟是间接生产的第二手材料,多绕一个弯子,不免有隔靴搔痒之感;王静





斋大阿訇首译的原版本，固然深得穆斯林群众的欢迎与信任，可惜失传久矣，书摊上虽不时出现民间翻印本，但校对粗略，印制粗糙，满纸错讹，不忍卒读。再说，当年采用的波斯文本，还没有条件像现在这样可以从多种版本中选择理想的最佳蓝本，如果对译文要有所修润、增补，在译者老人家归真已五十多年后，怎敢妄加改动？当然，最主要的还是王静斋阿訇译本并非全译本，其篇幅甚至比水建馥先生译本少，看来，只是选译本或删节本。广大读者自然希望总窥全貌。

而今，这新版本的译者，是年轻的杨万宝阿訇，一位勤学苦练、积极进取的穆斯林学者。近年来，他曾经翻译过珍贵文献《热什哈尔》（三联书店北京版），参与杨怀中、余振贵先生主编的《伊斯兰与中国文化》（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）一书第七章的编写，去年还应邀出席在银川举行的“回族历史与文化”国际学术讨论会。直接从波斯文翻译的这部《真境花园》，力求对原作忠实，措辞准确，他自己认为，用“信、达、雅”兼备的译文标准来衡量，不敢同前辈和当代译家相比。例如“雅”，指的是文字表达力度和艺术水平，必须千锤百炼，是长期努力的目标；但在“信、达”方面，已尽力而为，要求自己把原作



吃透、理解正确、如实表述、不失原意，特别注意内容的全备与完整，不删节，不措油，以全取胜，向读者展示全书本来面貌。为此，他特意选择了内容最全的波斯文原本，逐行逐句仔细琢磨、翻译，出版社又特意约请一位懂波斯文的博士仔细阅审、核对。

《真境花园》确实是一部耐人寻味、引人入胜的名作。它，融叙事、抒情、议论于一炉，汇诗歌、散文、寓言为一体，隐诤诫于诙谐中，寓哲理于叙事内，含辛辣于幽默间，凝浓情妙趣于轻描淡写里。关于它的具体内容、篇章结构、表现手法，即对它的综述或简介，我以前曾经为有关的工具书写过词条。辞书的任务，也许是专门为懒得读原著的人提供方便，让人顺手翻检各取所需的资料，不妨解释得具体实惠一点。但要写序，我想，倒没有必要絮叨，因为序言跟全书的正文合在一起，读者自己会去鉴赏、品尝、评价，不需要别人牵着鼻子走，何必越俎代庖？写序，自知缺乏画龙点睛的本领，但必须尽量避免画蛇添足。

至于出版这新译本的现实意义，却想啰唆几句。有鉴于目前我国经堂教育或掌教“开学”的阿訇，学习、通晓波斯文者越来越少，所以，万宝阿訇的新译本，似乎在提醒大家：把不该

荒废的东西收拾起来，使曾经拥有的精神遗产发挥作用！

面对这本波斯文译本，使我们联想到千百年前，穆斯林先民从西域来到华夏古国的历程：伊斯兰文化在我国从移植、传播，到落户、生根，到若干边疆民族接受伊斯兰教信仰，到散居各地的穆斯林、色目人逐渐形成新的民族共同体……在这漫长、悠久的发展进程中，除了阿拉伯经典、阿拉伯文化的熏陶外，还有古波斯帝国于萨珊王朝伊斯兰化以后的伊朗文化，对我国各穆斯林民族文化的普遍影响，有相当深的因缘或渊源，不可低估。但我们一向总是把对中国各族穆斯林有影响的文化因素，习惯性地称为“阿拉伯—伊斯兰文化”，似乎不够确切、全面，严格说来，应该是“阿拉伯—伊朗—伊斯兰文化”，概念才更完整。且不说医药、香料、天文、历算、建筑、音乐等历史上的沟通与记载，光从日常生活用语看，时至今日，在世俗交往和宗教生活中，仍然在流通的外来语汇，波斯语的数量并不比阿拉伯语汇少，甚至有很多重要的、关键性的词汇，波斯语的称谓，更有群众基础。例如穆斯林每天履行的五次拜功的名称，对一星期内每一天的命名，无论是内地操汉语的回族人，还是讲维吾尔、哈萨克

等语言的新疆穆斯林，家喻户晓、妇孺皆知的，都是波斯语名称，对阿拉伯语的称谓，反而觉得陌生。过去回回人的启蒙教学，学念《古兰经》，学念阿文，连拼音都是照搬伊朗的拼读方法……因此，四百多年前经堂教育所设置的阿、波文教材把《古丽斯汤》选为必读范本，确实层次不低，让学生在学习《古兰经》、《哈底斯》、教律教法、语法修辞的同时，也要学点名著，学阿拉伯语之外的第二外国语，以增加知识，扩大视野，拓宽伊斯兰文化的领域，这是具有远见卓识的举措。

世纪之交，衷心祝贺这个新译本的出版！并期望有关部门加强对新世纪的远景规划，能够激发我们对研究伊斯兰文化的深思，促使我们继往开来，致力于广大穆斯林整体文化素质的提高！

1999年7月8日

仓促急草于北京中央民族大学

## 序

张宗奇

《真境花园》(又译为《蔷薇园》)波斯文在中国的第一个汉语全译本即将付梓。译者杨万宝先生为之付出了数年心血,我也利用波斯文原本和英文译本作了个别校改和注释。现在又遵出版者和译者的嘱托,为其出版写篇序言。

波斯,今伊朗,是“世界诗国”。1989年秋,我有幸得到我国波斯文化专家、北京大学张鸿年教授的指点,拜读了他译的内扎米的《蕾莉和马杰农》。当时爱不释手,连读了两遍。这是我那时惟一读过两遍的世界叙事诗,可见“世界诗国”对我的震撼。后来读博士学位时,接触到水建馥先生从英文译本转译的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《蔷薇园》,深为书中的生活哲理所吸引和沉醉。直到这次校改杨万宝先生定名为《真境花园》的译本,才知道那实际上也是一个节译本。《真境花园》波斯文原本第五门《爱情与青春》共21节,水译版的《蔷薇园》只译了11节,

有 10 节被删去；第六门《衰谢与长生》原文 9 节，水译版只译了 8 节；第七门《教育的功效》原文共 20 节，而水译版只译了 19 节。推测起来，水译版大约是受我国当时的政治形势的影响，删去了一些在那时被认为不妥，但今天看来似无妨碍的章节，而且这些章节为全书有机组成部分，不删为好。

萨迪的生平没有任何传记留传下来，但他的著作常谈到自己，这实在是最好不过的“人生传记”。除了这本《真境花园》外，《果园》也画出了作者生命的一部分轮廓。《果园》已有汉语译本，为北京大学张鸿年教授所译。

《真境花园》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珍品，其伟大思想和艺术造诣，我在这里是难以用有限的篇幅所可评述的。这项工作只好留给它的读者去做了。但需要指出的是，这部完成于 1258 年的作品，也不可避免地带着历史和萨迪个人认识的局限，如对犹太人及妇女的认识等。第一门第 4 节写到关于对一位恶少年的教育，萨迪认为这就像朝圆圆的拱北（圣墓）顶上扔核桃一样，扔上去还会滚下来，是徒劳无益的事，从而否定了教育对人所可能产生的功效。在第七门《教育的功效》中，他主张对儿童进行体罚教育，他对一位国师鞭打王子的教育方式津津乐道。

其主张的动机也许是好的，但其手段已远远落后于今天这个时代。

中东作家在写作中，常写到“酒醉”的主题，穆斯林禁酒，但他们却以“酒醉”、“沉醉”比喻自己对造物主的痴爱，而非喝酒醉了。这一点也须明白。

1947年，我国穆斯林学者王静斋阿訇从波斯文原本中，节译出一部分，由北京牛街清真书报社出版，命名为《真境花园》，他在序言中高度评价说：“萨迪擅长文学，笔调新颖，亦庄亦谐，实开近代幽默体裁之先河，故其作品极为世人推崇，而本人亦被列为四大文豪之一。”中国穆斯林和文学爱好者从而得以了解该书的内容。1958年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水建馥先生的译本，也正式将其界定为文学作品，如果了解阿拉伯—波斯伊斯兰文化，其穆斯林作家往往要在自己的作品前冠以“奉普慈特慈的安拉之名”的字样，其常常出现的引经据典的情况，与我国传统文化中所谓“子曰”、“诗云”一样。知道了这一点，也就不会为其形式所困惑不解了。

明朝以来的几百年中，《真境花园》在中国不论是作为“经”，还是作为文学作品，都始终没有一个全译本。杨万宝先生的这个译本填补了这一空白。就此一点说，这也是一件值得庆贺的

事。尤其可贵的是，译者在翻译中，悉依据原文一一译出，不抱任何宗教门派之见，不加任何自我阐释，实在难得。另外，他在翻译中，很多地方采用了我国穆斯林所熟知的名词，如“优素福”、“易卜拉欣”、“穆萨”等等，而不采用西方文化中所说的“约瑟”、“亚伯拉罕”、“摩西”等。在全译中，还可见到我国穆斯林熟悉的一些经堂用语和精彩的地方用语，如“举义”、“知感”、“牺牲”、“干功”等等，表现了译者的匠心。他的译文是质朴的，富有感染力的。

在我勉力为之校改过程中，个别问题曾向妻子希琳·萨卜努芮女士请教，她是伊朗人，自然比我们更懂得萨迪，更洞察译者的匠心。但鉴于“诗无达诂”之戒，通校全书，在文从字顺的原则下，我完全遵从译者的语言和风格。我的工作主要是对个别错误的地方，作了改正；将前后不一致的名词，作了统一；依据原文，将各门（门，是阿拉伯和波斯作家安排作品结构的传统，相当于汉语的章）的诗节依序标明了数码；书中所引的《古兰经》译文，依据为世界伊斯兰教联盟所承认的，在沙特阿拉伯法赫德国王《古兰经》印刷厂印制的我国北京大学马坚教授的《中文译解〈古兰经〉》的译文，作了一些校改；为方便读者，我还对书中的一些人名和事件等加了必

要的但也是简要的注释。

这篇序言写到这里应该结束了，我为此书所做的一切工作也应该划上一个句号。但促成此书出版的几位宁夏出版家们——宁夏人民出版社的几位领导，他们有的是非穆斯林，但倾心促成此书的出版，不能不让人钦佩他们独具的慧眼。中国历史上第一本《真境花园》汉语全译本的出版，是由穆斯林译者、责编与非穆斯林学者合力协作、共付心智完成的，这本身即是民族团结的一件盛事，我为这件盛事而幸福和沉醉。

1999年4月11日午夜  
于北京师一寓室



